

渥丹 著

Wodan's works



Leaving



Waiting

对你是
离别

对我是
等待

I go where I love and
where I am loved, into the snow;
I go to the things I love
with no thoughts of duty or pity.

渥丹
著

Wodan's works



Leaving



Waiting

对你
是
离别

对我
是
等待



吉林出版集团
时代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对你是离别 对我是等待 / 渥丹著. -- 长春: 时代文艺出版社, 2012.1
ISBN 978-7-5387-3860-5

I. ①对… II. ①渥… III. ①言情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259111号

出品人 陈琛
责任编辑 王默涵

本版著作权、版式和装帧设计受国际版权公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保护
本书所有文字、图片和示意图等专用使用权为时代文艺出版社所有
未事先获得时代文艺出版社许可,
本书的任何部分不得以图表、电子、影音、缩拍、录音和其他任何手段
进行复制和转载, 违者必究

对你是离别 对我是等待

渥丹 著

出版发行/吉林出版集团 时代文艺出版社
地址/长春市泰来街1825号 时代文艺出版社 邮编/130011
总编办/0431-86012927 发行科/0431-86012939
网址/www.shidaichina.com
印刷/北京振兴源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710×1000毫米 1/32 字数/274千字 印张/9
版次/2012年3月第1版 印次/2012年3月第1次印刷 定价/26.80元

图书如有印装错误 请寄回印厂调换

Contents

目录

序 章	一场雪是乌云的暮年	001
第一章	一个偶然发生的悲剧	011
第二章	如果冬夜，一个旅人	021
第三章	长夜漫漫路迢迢	031
第四章	冬日的故事	042
第五章	热铁皮屋顶上的猫	055
第六章	她走在美的光彩里	070
第七章	我向你看	082
第八章	繁花似锦	096
第九章	让我们相爱吧	110
第十章	那融化万雪的腰肢	128
第十一章	我可能将你比作一个夏日	146
第十二章	唇齿间的一触是你的名字	158
第十三章	你随太阳向西边走去	175
第十四章	树犹如此	190
第十五章	重返那佩戴着素馨花的人间的暮春	204
第十六章	剧院风云	219
第十七章	你我相逢在黑夜的海上	234
第十八章	时间治愈一切伤痕	249
故 影	玫瑰的故事	257

郁宁去见严可铭的那一天，这个城市正遭遇近十年来最暴烈的风雪天。

公交车离严可铭的房子还有不短的一段距离，她不得不踏着齐脚踝的积雪深一脚浅一脚地向前缓缓移动。羽绒服还是早几年买的，抵御这样的天气实在有些单薄；手套和围巾并不配套，因为没有替换品，反复使用后颜色多少有些褪去，指尖部分更是磨得很薄了；还有靴子，郁宁拼命想，如果这份工作到手，第一个月的工钱她一定要先拿来买一双更暖和的靴子，羊皮的，里面密密地絮着软羊毛，一直高到膝盖上。此时凛冽的北风依然夹着鹅毛一样的雪片刀割一样拂上头脸，粘在唯一裸露在外的眉毛和睫毛上，如果不是时不时伸手掸一掸，简直瞬间就要化作冰凌挂住了。

她手上捏着写了地址的小条，雪落在上面，墨水稍稍有些晕开。对门牌号的时候雪还是不停地飞进眼睛里，郁宁不得不把眼睛瞪得大大的，无声地念念有词：“一百四十一、一百四十三……”

当最终停在标着一百九十五号门牌的房前时，郁宁才发现自己按门铃的手

已经很不利索了。好在很快有人来应门，进了大门横穿过整个院子虽然也走了不短的一程，但一想到温暖就近在咫尺，那快被冻僵的脚步竟也不自觉地快了起来。

应门的是一个五十上下的男人，穿得一身笔挺的西服，配着不苟言笑的面容，让郁宁一时间傻了眼，幸好脸上早被冻僵了，才没有露出太大的惊异来。她之前已经自报过身份，那人微微点了一下头，不着痕迹地打量了一番她的衣着，客气地说：“严先生正在等你。外套请脱下来交给我吧。”

玄关里就已经暖和极了，和外面那严酷的冬天相比，简直是两重天地。脱外套的时候她甚至有些不愿意，把衣服交过去的那一刻她的手不小心触上对方的手，郁宁才意识到自己的手是多么的凉，这让她有些窘迫地低叹出声，又低下头低声说：“抱歉，下雪……在路上走得太久了。”

那人只是微笑了一下，替她把半旧的羽绒大衣挂好，然后引着郁宁往屋内走。郁宁瞥见大理石地板光可鉴人，犹豫了一下是不是要脱鞋，只这两三秒钟的工夫，前面带路的人已经停下脚步回过头：“郁小姐？”

她不愿意在陌生人面前流露出太多的窘迫和犹豫，正好又看见他脚上的皮鞋，就匆匆迈开脚步跟了上去，沿着玄关一侧的楼梯上楼。上到一半的时候她忍不住飞快地张望了一下四周，最先落入眼帘的是一座巨大到俗气乃至扎眼的水晶吊灯，纵然是这着实阴暗的天气里，依然闪耀着夺目的光芒。

就她所见的每一个角落，无不是富丽堂皇至极，完全是电影或时尚杂志上才能看见的场面。郁宁这时忽然不安起来，进而对即将见面的或许会成为她未来雇主的男人生出些微妙的戒备——几天前魏萱找到她，问她寒假是不是要回家，如果不回去，是不是愿意给人做一段时间的兼职助手，据她的原话，就是“画画儿，上上色，对你来说绝对是小意思”。

自从念大学以来郁宁在生活上一一直过得节约，她零零碎碎地做各种兼职，但大多是在快餐店、小咖啡馆一类的地方，时薪不高，活儿还不轻松，打工完回来都累得筋疲力尽，所以当魏萱提起这份工作又大概地说了一下薪水，郁宁毫不犹豫地就答应了下来，答应完了才想起事情有些蹊跷，哪里有这样天上掉馅饼的好事，又去追问魏萱：“那就是画家喽？叫什么名字？需要什么样的助

手？油画我可不成。”

当时魏萱的神色颇有点儿忍俊不禁，先玩笑着说了一句“那你还答应得这么爽快”，接着才告诉她：“说画家也可以，但准确说来他是个舞台设计，最近摔了手，没法拿笔，就想找个人打下手……其实他是我表哥，我姑姑的儿子——我喊三哥的，他最近在找人，我第一个就想到你。所以，看你愿不愿意了？”

郁宁和魏萱一个学绘画一个学雕塑，但同年入校，很多公共课在一块儿上，加上雕塑专业的女生太少，一起上课备考联谊得多了，魏萱和郁宁一整个寝室的女孩子都熟悉起来，而又以不管什么公共课都一节不落的郁宁和魏萱最要好。同学了三年，魏萱对她的家境多多少少知道一点，正好有了个在她看来也算难得的机会，自然第一时间就想起郁宁了。

既然是魏萱的亲人，郁宁也就再没了别的顾虑，满口答应了下来。在学校的时候她虽然对魏萱的家境略有了解，但直到今天看见严家的屋子，才真正明白过来同学们私底下的那声“魏大小姐”绝不仅仅是一句调侃……

郁宁一时间思绪满纷飞，想着在学校里魏萱的举止，又想着住在这种房子里的严可铭能是一个怎样的“艺术家”，一边想，一边任由管家带着她上楼，又穿过一条长长的走廊，最终来到一扇门前，他为她推开门：“郁小姐，请在这里稍等一下。严先生就来。”

刚才过来的走廊铺着猩红的厚地毯，如同熬了夜的女人脸颊上的残妆，沿路陈设着罗马诸神和帝后的大理石仿制品，墙壁上则挂着沃特豪斯^①和阿尔玛·泰特玛^②等维多利亚时期画家的仿作，可惜并不怎么高明，然后就是几步一只的水晶灯……整个走廊交织着一种奢华又轻浮的粉色情调，来之前郁宁从未听过严可铭的名字，如果魏萱所言不虚，那位严可铭先生当真是舞台设计师，从这室内的装潢来看，他的品位真是……另辟蹊径啊。

郁宁满怀着这个绝对称不上恭敬的念头踏进了管家为她推开的那扇门，一方面作好了被另一波“欧洲古典主义风格”的室内装潢洗礼的准备，另一方面

① Waterhouse, J.L. 英国维多利亚时期画家。

② Alma-Tadema, L. 英国维多利亚时期画家。

也着实不免好奇严可铭会是怎样的一个人。可走进房间后，眼前所见却令她大吃一惊，像是走进另一重天地——

墙壁被刷成介于蓝色和青色之间的颜色，比那所谓的知更鸟蓝要稍微深一些，应该是多调了一点儿灰色；家具看起来线条舒展优雅，很像以前在装饰艺术书上读到的20世纪初期法国的新艺术风格的实物；地板是木质的，尽管有采光良好的落地窗，在这样的天气下仍然只是泛起一点儿暗沉沉的光芒，沙发、书桌和画架边上则铺着花样繁复却优美的绒毯；天花板上也看不见水晶灯，取而代之的是一只风格简洁古朴的黄铜吊灯，只是原先插蜡烛的地方全部换成了灯泡，黄铜的配件被擦得锃亮，但还是能看出是颇有点儿年岁的老家伙了。

这房间大极了，家具和摆设却不多，只是一器一物一望而知无不经过精心搭配，从容得体，又疏密得当，和过来的路上看到的糟糕俗气的陈设简直不可同日而语。郁宁呆在门边足足好几秒，等她回过味来，才记起早在一会儿前，门就合上了。

房间里没有第二个人，但充满了熟悉的味道：那是油画颜料和松节油混合在一起的属于画室的味道，干净的地板上有一些纸制模型的半成品，书桌上堆着的看起来则像是画稿和另一些还没剪裁的线稿模型。郁宁眼尖地瞄到那张巨大的书桌上方的墙壁上挂着一幅画，并不大，画框也很朴素，因为隔得远，只能模糊地看见一棵大树的轮廓。

尽管只是之前那毫不真切的一瞥，郁宁却莫名觉得这幅画绝对不坏，加上她等的人并没有出现，也没有任何要出现的征兆，于是郁宁走了过去，踮起脚仔细辨认画的细节——她看见一轮细瘦的月亮，巨大的树有着浓烈如阴影的树冠，似乎正迎着强风，树下那一大片野草只是草草勾勒数笔，乍一看像是涂鸦，可再定睛一看，简直能看见风的走向，才使得它们是如此这般被吹折了腰身。

她忍不住盯着这幅两尺见长、一尺见宽、连纸张都开始泛黄的画出神良久，不知过了多久才如梦初醒一般试图去辨认左上角的签名：“R……E……M……”

天色晦暗，手写体又不怎么好辨认，郁宁无声地念念有词，一想到这几个字母可能连接出的名字，心跳都莫名加快了，整个身体不知不觉之中越发靠近

墙壁，以确认接下来那个的“B”并不是激动之下的自我暗示。

灯在这个时候忽然亮了。

借着灯光她认清了这个签名，尚来不及狂喜，大脑先一步意识到有人来了，于是整个人就像是听见一点点风吹草动的兔子一样飞快地转过身子，房间太大了，她用了好一会儿的工夫才看见站在房间另一个角落的男人，正如她近于警觉地正盯着他，他也在沉默地注视着郁宁。

很奇怪的是，郁宁先留意到他身后那个并不显眼的侧门，然后是他被绷带吊起来的左臂，接着才看向对方的脸。那是个年轻的男人——郁宁大胆地猜想他二十刚刚过半，有一张非常好看的脸，眉眼深邃，鼻梁笔挺，形状优美的嘴角微微上扬，是天然含笑的风流面容，只是可惜此时眼里并无一丝笑意，让他看起来既不好亲近，更有点儿老成。

感觉到对方投来的目光，郁宁浑身都绷紧了，但就在审视的时间长到即将让她觉得不舒服的前一秒，他收回了视线，目光乃至面部的线条也在同时稍稍放柔软了：“久等了，我是严可铭。”

说话的同时他朝着郁宁所在的方向走了过来，郁宁一时间觉得自己像被逼到死角里的小动物，绝望地等着猎人或是猛兽过来发落她。这个荒谬的念头继而娱乐了她，她走神了一刻，等再回来，严可铭已经近在几步之外了。

郁宁下意识地后退了一步，后脚跟立刻顶到了墙角，她有些狼狈地抬起头看着严可铭，声音里的中气并不那么足：“严先生，您、您好……”

严可铭似乎并不介意她之前在这间房子里东张西望的行为，握过手后示意郁宁就座，问的第一句话居然是：“想喝点什么？”

“我不渴。”

说完这句话后郁宁愣了一下，内心里忍不住懊恼这拒绝未免太生硬，正想再加句什么挽回一下，严可铭已经摇了铃，下一刻，之前为郁宁领路的中年男人静悄悄地推门而入，又在听到严可铭“可以端茶来了”这句话之后，同样静悄悄地合上门出去了。

“魏萱前几天给我打电话的时候说已经简要地告诉过你接下来一个月里你的工作是什么了，你还有什么问题吗？”

他干净利落地切入正题，郁宁却吃惊地望了过来，在看见严可铭包含了一丁点儿笑意的目光之后，低声地开了口：“……我以为今天只是面试……”

她站了起来，拿起放在脚边的手提包，把事先准备的一些习作拿出来交给严可铭。布包经过一程的风雪已经有点儿湿了，好在小心翼翼地保护着的画纸都没问题。严可铭扫了一眼那一叠画纸上最上面的一张，才伸出右手接过了，一张张地翻了下去。

房间里很安静，纸张翻动的声响似乎都比平时要大一些。郁宁起先还试图去窥看严可铭的神色，想从其中观察出一点儿暗示。但很快她发现自己什么也看不出来，反而被其他“东西”吸引了注意力——她没有办法不去看严可铭的脸。

在黑色高领毛衣的映衬下，严可铭的皮肤显得很白，只在下颌和双鬓显出隐隐的青色印记；近看之下整张脸轮廓分明，线条非常动人，却并没有任何阴柔气，也许是因为他长了一双充满英气的好眉毛吧。

专注中的两个人都是被轻轻的敲门声拉回的注意力。郁宁猛然意识到刚才自己根本是肆无忌惮地盯着一个第一次见面并且有可能成为她雇主的男人在看，一时间耳根子都火辣辣地燃烧了起来。她蓦然心虚起来，匆忙低下头死死盯住自己的鞋尖，手指则因为紧张而下意识地绞在了一起。

得到严可铭的示意后，管家进来为他们侍茶，轻柔的红茶香气又多多少少地缓和了此时房间里弥漫着的紧绷的气息。郁宁抬起眼来，等待着严可铭的下一个指示，或是一句对于她的习作的评价。严可铭这时放下了画，点点头：“可以。”

这样的评价来得过于轻巧，郁宁反而有些不敢相信了，下意识地“啊”了一声，房间里没有别的声音，她好一会儿才反应过来这声叹息来自自己，刚刚才平复下去的热意又一次浮上了双颊：“谢谢……”

“那继续刚才的问题——对这个月的工作，你还有什么别的问题吗？”

郁宁下意识地点头。

对于这样干脆的回答严可铭很满意：“很好。那明天上午十点见。”

“严先生……”听他的口气似乎是今天的谈话就此为止，郁宁这才反应过来怎么会没问题，根本是还有一堆问题没来得及问，忙急匆匆地开了口，再次

不免痛恨起自己的青涩来。

“嗯？”

他轻轻挑眉的神情煞是生动，郁宁看着直眼晕，低下眼轻声说：“魏萱只告诉我这一个月要做全职，但具体要做哪方面的助手，又要做些什么事情，她只说到时候会有人告诉我，可是您都说明天十点来工作了，我好像还什么都不知道啊……”

她越说声音越小，也不知道为什么很不好意思起来，说完之后更深地勾下脑袋，等待着严可铭发话。

“魏萱说得没错，按理来说是应该有人和你交接工作的，只是那不靠谱的小子提早溜了，临时留下一堆烂摊子给你。”说到这里严可铭停了一下，又继续说，“简单来说，我需要你做我的左手。场景的初稿已经完成了，模型也做完了一半，至于眼下你要做的事情……”

他忽然离座而起，郁宁忙跟着站起来，目送他疾步走到书桌前，在那张宽阔得像一张婚床似的书桌上翻找半天，终于捏着几张薄纸又回来，继续说：“这是工作计划表。具体从哪一项做起，明天我们再决定。”

那张纸上面写满了各种不同的时间和地点，边上还密密麻麻写着备注，天知道到底有多少事情待办。郁宁来不及细看，就听见严可铭收住话稍，她忙收回目光，毕恭毕敬地答应：“好，我知道了。”

严可铭这时看一眼手表：“那好。我要等一个电话，先失陪一下。明天开始我们会在这个房间和隔壁的房间工作，如果你愿意熟悉一下工作环境，也不必客气，随意就好。”

英俊的男人说起话来还这样周到得体，不免让郁宁又愣神了一小会儿，等回过神来严可铭已经走到门边，只留给她匆匆道谢加道别的机会，人已经走了出去，留下郁宁一人在这偌大的房间里。

关门声消失很久之后，郁宁才发现后背略略汗湿了，她吁了口气，调整了一下有些僵硬的站姿，一边端起已经半冷的红茶，一边认真地读起严可铭留下的那张工作计划表来。

这份计划做得倒是直接易懂，每一项工作的计划完成日期标注得很清楚，

唯一的问题目前进度一栏是手填的，字迹潦草不说，还夹杂着不少外语，郁宁费力地读了半天，还是半懂不懂。她有些为难，一时之间又找不到人问，只得把计划书放在一边，然后按照严可铭提醒过的“熟悉一下工作环境”，绕着房间中央那一堆模型半成品仔细看了好几圈，又再去看了一次墙上那幅素描，最终停在了屋子一角的大书柜前头，接着就再也挪不开步子了。

书柜里摆满了各色画集和设计册，其中好多是在学校要排上好久的队才能在借阅室里借阅半天的，更有连学校都没见过的精美得让人不敢去看价格的进口画册。郁宁看得眼睛都直了，呆子一样在书柜前看了好久，还是没忍住，抽了一本离自己最近的有关拉斐尔前派的画集，腿一曲坐在地板上，埋头翻了起来。

纸张过手的感觉太好，连翻书的速度都在不知不觉中变慢了，在这样温暖明亮的房间里，书页簌簌翻过的声音都是美妙的享受。起先郁宁还心疼书的主人居然在这样好的书上做标记，读着读着连这个也忘记了，彻彻底底地浑然忘我起来。

于是当魏萱推开门的时候，一开始并没有找到角落里靠着书柜勾着颈子全神贯注读书的郁宁，等她终于看到，不由得哑然失笑：“小宁，你也不怕冷？”

事实上郁宁不仅没有听到开门声，连魏萱的声音都是响起好一会儿才意识到的。她抬头，先映入眼帘的是黑了大半的天色，这叫她大大惊讶了：“怎么天就黑了？几点？”

其实眼下还不到六点，只是冬日的白昼总是短暂又珍贵，不知不觉天就擦黑了。问完时间郁宁对着从天而降一般的魏萱，惊喜交加地放下书，站起身来：“魏萱，你怎么在这里？”

“我这么多表兄堂兄，就他脾气怪，何况是我介绍你来的，总要来看一下他有没有刁难你吧。怎么样，顺利吗？”

郁宁满怀感激，连连点头，又猛地摇头：“太顺利了！顺利得简直不敢相信……魏萱，真是不知道要怎么谢你，再就是严先生很和气……”

她的话被魏萱的大笑不客气地打断了。魏萱看着面露困惑的郁宁，又大笑了好一阵才说：“天哪，这句话你再说一次，我先录下来，过了一个月等你来恨我了，我就拿这句话出来重播给你听，可是你亲口说‘严先生很和气’”

的。来，再说一次嘛。”

见她这副兴高采烈的样子，郁宁并不当真，笑嘻嘻地冲她鞠了个躬：“好啦，你既然都介绍了这份好差事给我，我也没辜负你的好心通过了面试，你就好人做到底，不要取笑我了。”

魏萱乐得都说不出话来，一边笑一边摆手，郁宁好脾气地等她笑够了，却在这个时候，听见了几下轻轻的敲门声。

她于是拿眼色示意完全没听见的魏萱，在成功地引起后者的注意后，说：“好像有人在敲门。”

魏萱一怔，继而绽放出一个新的笑容，走到门边扯进一个人来：“和你说话把他给忘记了。介绍一下，我男朋友，伊凡。”

被魏萱一把拉进书房的是一个金发的外国人，足有两米高，还瘦，但面孔英俊，神色间有些腼腆意味，穿着正装也还是像大学里的学生。郁宁从没听说魏萱有个外国男朋友，平日里和外国人打交道的机会也仅限于在做招待生的餐厅、咖啡馆，乍一相见，整个人直发蒙，好在对方略会几句中文，倒也顺利地互相问了好。这之后伊凡搂住魏萱，两个人低声交谈了几句，魏萱扭过头来问愣在一边的郁宁：“你晚上有没有别的事情？”

郁宁的视线在魏萱的小礼服裙上逗留一刻，而后抱歉地一笑：“下周要交国画作业呢，我还没开始……明天又要来这里工作了，我今晚得回去赶作业。”

魏萱闻言撇了撇嘴：“花几个小时就是给美人的裙子描个裙边，也就是你耐心好做得下去，要是我，宁可把颜料喝下去自杀算了。好吧，知道你是好学生，不来也不勉强你。今天我和伊凡自己开车来的，等会儿要三哥的司机送你回学校。”

还没来得及坚决推辞，严可铭又一次无声无息推开不知道隐藏在哪个角落的门，出现在工作间里。眼下他也和伊凡一样，换上了赴宴时的正装，衣冠楚楚，愈是风度翩翩。看见魏萱后，严可铭的目光先是在伊凡身上短暂一驻，才对魏萱说：“整楼都是你的怪笑声，多大了，还像个小孩婆子。”

魏萱笑着吐吐舌头：“三哥，我男朋友和同学都在，就不要教训我了。刚才小宁告诉我她试工过了，我这个介绍人不敢说有功劳，至少有点儿苦劳。是

不是要表示一下？”

严可铭本来轻轻蹙着眉头，听到魏萱的话，蓦地展颜：“什么时候又交的新男朋友？上一个呢？”

“你就知道他不懂中文……”魏萱嘀咕一句，但还是老实地答了，“伊凡的爸爸最近在和我家老头子做一笔生意，前两周一起吃饭就认识了。他喜欢我，我也喜欢他，不谈恋爱干什么？还有三哥你有多久没见到我了？上一个几个月前就分手了好不好？哎呀，这些事情等一下饭桌上慢慢和你说，等会儿让小王送郁宁回学校吧？这么冷的天，又下着雪，我不放心她一个人搭公车回学校。”

“餐厅的预约是几点？等一下她和我们一起出门，让司机送一下就是。”

郁宁完全没有表态的机会，事情就这么定下来了——按照魏萱说的，伊凡开车载魏萱和严可铭一道去餐厅，她则搭严家的车子回学校。道别的时候她再次向严可铭道谢，感谢他给自己这个工作的机会，严可铭说了一句“明天不要迟到”，就和魏萱一起钻到车里去了。

车灯在白茫茫的雪地上反射出刺眼的光，不多时就远去了，消失在郁宁视线的尽头，而直到郁宁坐的车子开到学校的大门口，她脑海里始终流连不去的还是在严家与严可铭道别的时候，雪落在严可铭头发上之后折射的微弱的、星星一般的光芒。

“……是，我知道了，我以前暑假也留下来打过工的，又不是第一次了，你别担心……对，是我朋友介绍的工作，就是魏萱啊，所以妈你放心就好……是，是，我一定会小心……嗯，包裹昨天收到的，手套又好看又暖和，谢谢妈。我给你买了点儿治冻疮的药膏，用过的同学都和我说挺好用的，你试着试试，还有……不贵，真的不贵，下学期学费的事情你也别担心，我能应付的。等拿到工资我就给你汇一部分回家……我身上的钱真的够花了，再说要过年了，总要买年货好好过个年啊。就当是我孝顺你和爸的，也给阳阳一份压岁钱……妈，我要出门了，不然赶不上公车迟到了就糟糕了……不是不是，老板是个好人，好啦，真的不说了，你多注意身体。我挂了！”

放下电话的下一秒郁宁抓起放在书桌上的手套和钥匙，拎着包三步并作两步地冲出宿舍，又一路狂奔，恰好赶上一班待发的公车。

放寒假之后学校整个空了起来，连这趟学期中最是摩肩接踵的环城公交线也变得空荡荡的。郁宁选了个靠窗的位置坐下，很快就睡着了。

跟着严可铭工作之后，才知道什么叫辛苦。郁宁在年级里是公认能吃苦的学生，现在不过一周，已经觉得吃不消了。她每天至少要工作十二个小时，大量的画稿和纸模，一遍遍地过手，又一次次地推倒重来。第一次见到严可铭设计的舞台初稿时郁宁已经觉得惊人了，可今天她正赶过去改不记得的第几稿……她的老师里也有要求严格自律甚高的，但到严可铭这种程度的，似乎还没遇见过。

手不得停，脑子也要跟着思路奇快的严可铭连轴转，体力和心力大量消耗，但只要跟在他身边工作，看见他专注而执著的神色，又有一种莫名的精神上的亢奋，仿佛可以压倒一切疲劳和迟疑，反而是一离开严可铭的工作间，回到冷冰冰的寝室，才意识到原来自己早就太累了……

郁宁在公车上睡得很沉，但临到站了，又心电感应一般警醒过来——还好没错过站。借着车玻璃她看了看自己的脸，又伸手抚平因为睡着而不再柔顺的头发。

想来是睡着的时候车子多等了几个红灯，今天这一路开得比平时要久，下了车后郁宁不得不跑过去。敲开严可铭家的大门，她远远地看见有车子停在楼下，正在想难道来了客人，走到近前司机小王摇下窗子叫住他：“小郁，严先生刚才一直在找你，你怎么不接电话？”

郁宁浑身一麻，赶快从包里掏出手机，看见上面一排未接来电更是心口都麻了：“糟糕，我忘记调静音了，来的路上睡着了一点儿也没听见……”

“你快进去，严先生还在等你。”

郁宁又匆匆进了屋子，一进门果然见严可铭坐在一楼的小厅堂，见到郁宁后立刻起身：“今天我要去一趟剧院，你也跟着来。”

和他相处了一段时日，郁宁多少习惯了他平日里和颜悦色下起指令时却绝不容人置疑的风格。听他这么说也只点点头，努力跟上大步流星的严可铭，同时试图解释：“严先生，我忘记把手机改回有声了，没接到电话，我保证这种事以后再也不用发生了。”

严可铭脚步很快，这时已经走到了门边，听到郁宁的话才停了一停，又侧过脸来看她一眼，语气复又温和起来：“不要紧。我找你是想说如果你还在学

校，就直接去天平剧院，不必再过来一趟。不过你没来迟，现在出发也不晚。”

严可铭手边的这项工作是天平剧院新年演出季的第一出剧目《热铁皮屋顶上的猫》。而郁宁以前打过工的咖啡馆就在这剧院附近，也不知道经过这个剧院多少次了，但进到内场，特别是以舞台设计助手的身份，这还是第一次。

路上她没问去天平剧院做什么，半是因为对严可铭的敬畏之心，半是因为清楚如果需要她知晓，严可铭一定会作解释，而如今他既然不说，郁宁自然也不问，途中打量过他几次神色，总也看不出个其中五味，索性不乱猜想，老老实实跟在严可铭身后，只等他作吩咐。但进了剧院之后，到底是第一次进剧院，郁宁看什么都不免新鲜至极，左顾右盼眼睛是一刻也不得空闲。

天平剧院并不是一家大剧院，甚至可以说很小，两层楼的座位加起来也不知道够不够三百个。座位呈一个“凹”字形分布，舞台则设在一楼的正中央，演员上下台常常要经过观众席，这样的设计奇妙地模糊了观众和演员之间那本该泾渭分明的界限。

走在前头的严可铭正和剧院的经理商量着舞台布景遇到的问题，这话题虽然也很有趣，但郁宁还是把注意力更多地放在此时正在舞台中央彩排的演员们身上。虽然布景还没搭起来，道具也是临时而简单的，但郁宁为这出戏工作了些时日，稍微一集中注意力，还是能分辨出他们正在排演的是剧中的第几幕。这样的体验很是新奇，甚至比坐在台下看最后的成品还要有意思些，她不禁看得入了神，不知不觉就停下了脚步，再没有跟着严可铭他们继续走下去了。

这边她刚刚站定，舞台中央的人们竟停了下来，郁宁还没来得及感觉奇怪，严可铭已然发觉她不再跟在身边，就暂时停下交谈，往背后看了一眼，再出声叫她：“郁宁？”

郁宁一个醒神，忙匆匆赶了过去，走到严可铭身边后垂着头轻声地道了句歉；严可铭点了点头，却扭过脸对他身边的经理说：“他怎么来了？”

在一起工作了几个礼拜后，郁宁多少也能分辨出严可铭的语气。明明是疑问句，语气里却没有惊讶，倒是微妙地流露出几分冷淡。与此同时剧院里迅速地静了下来，几乎所有人的目光都在同一时刻投向了某一个点。

感觉到异状之后，郁宁自然不能免俗，也转过身随着众人的视线一道看向